

淨土叢書

普為贈借淨籍贊助編纂及損資
助印預約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

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水火及饑饉
疾病災難等	普願盡消滅
先亡皆超昇	現眷咸安樂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國運永昌隆	世界普和平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再版
西元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五日三版

淨土叢書 全部精裝四十八冊

原編纂者 毛 惕 園 居 士

倡印處：(馬來西亞)新山阿彌陀佛蓮社

17, Jalan Permas 10/3, Bandar Baru Permas Jaya,

8175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電話：607-3875122 傳真：607-3867122
手機：6019-7620272

承印處：福峰圖書光碟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永公路500巷48號

電話：〇二・二八六一九九〇五

本書願與世界各淨宗學會及念佛團體結緣

第四十八冊 目次 史傳部

印光大師永思集 一卷

蓮宗正範 一卷

附淨土叢書校勘記

民國陳海量編

民國陳海量編

民國毛凌雲述



印光大師永思集

自述……………二五

信札——十二通……………二六

訓示……………四〇

愴辭

悼文——五八篇……………四三

贊詞——九首……………一三五

輓聯——五〇首……………一三八

詩偈——六五首……………一四六

書簡——十五通……………一五七

跋語——三篇……………一六六

附錄

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緣起……………一七〇

記張石匠……………一七一

覆王心湛……………一七二

大師傳記

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眞達·妙眞
了然·德森

師諱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陝西郃陽趙氏子，幼隨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和韓歐關佛之議。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頓革先心，出世緣熟，年二十一，即投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薙染，時清光緒七年辛巳歲也。明年於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師生六月，即病目，幾喪明。後雖瘡而目已損，稍發紅，即不能視物。受具時，以師善書，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悉令代作，寫字過多，目發紅如血灌，幸師先於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於曬經次，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乃即了脫生死之要道，因此目病，乃悟身爲苦本，即於閒時專念佛號，夜衆睡後，復起坐念佛，即寫字時，亦心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持；及寫字竟，目亦全瘡，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爲歸，即造端於斯也。

師修淨土，久而彌篤，聞紅螺山資福寺，爲專修淨土道場，遂於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翌年正月，告暫假期五臺，畢，仍回資福，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三載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龍泉寺爲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圓廣寺，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衆以師作事精慎，進之。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

樓。寺衆見師勵志精修，咸深欽佩，而師欲然不自足也。二十二年丁酉夏，寺衆一再堅請講經，辭不獲已，乃爲講彌陀便蒙鈔一座，畢，即於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出關後，由了餘和尚與眞達等，特創慧蓮蓬供養，與諦閑法師，先後居之。未幾，仍迎歸法雨。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諦老爲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事畢南旋，仍住法雨經樓。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韜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

然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民國紀元，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取師文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人雖不知爲誰，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逮民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師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七年（五十八歲）搜得師文二十餘篇，印於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八年（五十九歲）復搜得師文，再印續編，繼合初續爲一。九、十兩年，復有增益，乃先後鉛鑄於商務印書館，木刻於揚州藏經院。十至十五年間，迭次增廣，復於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夫文以載道，師之文鈔流通，而師之道化，遂滂沱於海內，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皆言言見諦，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發揮禪淨奧妙，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徐氏跋云：「大法陵夷，於今爲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又云：「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可謂善識法要，竭忱傾仰者矣。」當初徐居士持書奉母，躬詣普陀，謁誠禮覲，懇求攝受皈依座下，師猶堅持不許，指徐母子往寧波觀宗寺皈依諦公。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懇求，必

請收爲弟子，師觀察時機，理難再卻，遂爲各賜法名，此爲師許人皈依之始，而文鈔亦實爲之緣起也。師之爲文，不獨佛理精邃，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不背於淨業三福者，亦必發揮盡致，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爭請讀，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於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衆多；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師座之人，實不可以數計。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難枚舉。然則師之以文字攝化衆生，利益世間，有不可思議者矣。

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僕婦，亦與優容。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是依。但念時當叔季，世風日下，非提倡因果報應，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而出輪迴，故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實事實理，諄諄啓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爲人處世之根基；進以真爲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此即蓮池大師論辯融老人之言曰：「此者可敬處。正在此耳！」因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之士，咸樂親近，致使叩關問道者，亦多難勝數。且師以法爲重，以道爲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民十一年（六十三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道尹黃涵之彙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齎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緇素欣羨。師則若罔聞知，有叩之者，答以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等語。當今競尚浮誇之秋，而澹泊如師，實足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獲益良多。

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養香敬，悉皆代人廣種福田；用於流通經籍，與救濟飢貧，但權衡輕重，先其所急，而爲措施。如民十五年（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即以印文鈔之款，急撥三千圓，託人速匯賑濟，凡聞何方被災告急，必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二十四年（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王幼農居士函告，即取存摺，令人速匯一千元助急賑，匯後，令德森查帳，摺中所存僅百餘圓，而報國寺一切需用，全賴維持，亦不介意。二十五年（七十六歲）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聞綏遠災情嚴重，即對衆發表，以當時一千餘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計洋二千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再自發原存印書之款一千圓爲倡，及回蘇，衆在車站迎接，請師上靈巖一觀近年景象，猶急往報國取摺飭匯訖，而後伴衆登山。師之導衆救災，已飢己溺之深心，類皆如是。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於放生念佛道場，請師參加，並訂定寺規，繼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綱之、黃涵之等諸居士，開辦佛教慈幼院於其間，一一皆仗師之德望，啓人信仰，而得成就。且對慈幼院之教養赤貧子弟，師益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師勸募，及自捐者，爲數頗鉅。即上海市佛教會所辦慈幼院，師亦力爲贊勸；至其法施，則自印送安士全書以來，及創辦弘化社，二十餘年，所印各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在百萬餘幀，法化之弘，亦復滂溥中外。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飢，不求適口；衣取禦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錫他人。若普通物品，輒令持交庫房，俾大眾共享，決不自用；此雖細行，亦足爲末世佛子矜式者也。

師之維護法門，功難思議，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歐戰時，政府有移德僑駐普陀之議，師恐有

礙大眾清修，特函囑陳錫周居士，轉託要人疏通，其事遂寢。民十一年（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准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師即函請王幼農、魏梅蓀二居士設法，並令妙蓮和尚奔走，遂蒙當局明令保護。十六年（六十七歲）政局初更，寺產毫無保障，幾伏滅教之禍，而普陀首當其衝，由師舍命力爭，始得苟延殘喘。及薛篤弼長內政，數提廟產興學之議，竟致舉國緇素，驚惶無措，幸師與諦老在申，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請願，而議未實行。逮某君將退，又頒飭僧籌產條例，期次第剝奪，以達滅教目的。幸條例公布，薛即交卸，得趙次隴部長接篆，師特函呈設法，遂無形取銷；繼囑焦易堂居士等斡旋，始將條例修正，僧侶得以苟安。二十三年（七十三歲），安徽阜陽古剎資福寺，唐尉遲敬德造供三佛存焉，全寺爲學校占據，山西五臺碧山寺廣濟茅蓬，橫遭厄運，兩皆涉訟官廳，當道偏聽一面之辭，二寺幾將廢滅，各得師一函，忽轉視聽，廣濟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之基礎，資福亦從茲保全，漸次中興。二十四年（七十五歲），全國教育會議，某教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爲學校，議決，呈請內政部大醫院備案，報端揭載，群爲震驚，時由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諸師、關、黃、屈等諸居士，同至報國，叩關請示。師以衛教相勉，及示辦法，返滬開會，公舉代表，入都請願，仗師光照，教難解除。江西廟產，自二十二至二十五（七十六歲）四年之內，發生三次大風波，幾有滅盡無遺之勢，雖由德森歷年呼籲，力竭聲嘶，中國佛教會，亦多次設法，終得師之慈光加被，感動諸大護法，群起營救，一一達到美滿結果，仍保安全，此其犖犖大者，其他小節，於一函或數言之下，消除劫難，解釋禍胎，則隨時隨處，所在有之，不勝枚舉，非師之道德，足以感龍天，下孚群情，

鳥能至此？

師之無緣慈悲，化及囹圄，及與異類。民十一年，應定海縣陶知事請，物色講師，至監獄宣講，乃推智德法師應聘。師令宣講安士全書等關於因果報應、淨土法門各要旨，獄囚多受感化。及滬上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江蘇監獄感化會，聘師爲名譽會長，講師鄧樸君、戚則周（即明道師俗姓名）、喬恂如等居士，皆師之皈依弟子，由師示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及注重因果，提倡淨土，爲講演之要目。而獄官監犯，因之改過遷善，歸心大法，喫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其於異類也，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師由申、太平，赴蘇、報國，鋪蓋衣箱，附來臭蟲極多，孳生之蕃，致關房會客窗口與窗外之几上，夏秋間，均常見臭蟲往來，有弟子念師年老，不堪其擾，屢請入內代爲收拾，師皆峻拒不許。且云：「此只怪自己無道德。古高僧，不耐臭蟲之擾。乃告之曰：『畜生！你來打差，當還你單！』」蟲即相率而去。吾今修持不力，無此感應，夫復何言？」泰然處之，終不介意。至二十二年（七十三歲），臭蟲忽然絕跡，師亦不對人言。時近端午，德森念及問師，答曰：「沒有了！」森以爲師年老眼花，一再堅請入內檢查，確已淨盡，了無蹤迹，殆亦爲師遷單去矣。師在關淨課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以賜諸醫束手之危病者，輒見奇效。一日報國藏經樓發現無數白蟻，師在山間之，賜大悲水令灑之，白蟻從此絕迹，此爲二十七年夏事也。師之法力神應，類多如此。

師固不喜眷屬，故無出家徒；然渴仰親近，選承訓誨，深沾法益，在家二衆不可勝數。其出家緇侶，除與諦老法師爲最相契之蓮友外，而久承攝受，飽餐法乳，仍承以蓮友相待者，過去則有了餘和尚，現在尚有了清和尚及眞達二人。確居學人之列者，已故，則有圓光、康澤、慧近、

明道諸師。現有妙蓮、心淨二和尚及蓮因，明西二師，與妙真、了然、德森等，現在靈巖、報國二寺諸師。此乃指常久親近，屢蒙教導提攜、沐恩戴德、有剃度師者。若隨緣請益，通函問道，及讀師之文鈔、流通各書而沐法澤者，蓋亦不可勝舉；然則師雖不收徒弟，而中外真正佛子，實多數賴以爲師。師又宿誓不作寺廟主，自客居法雨，二十餘年，晦迹精修，絕少他往。自民國七年，印安士全書以來，迭因事至滬，苦乏安居之所，真達於民十一年，翻造太平寺時，爲師特闢淨室一間，從此來滬，卓錫太平。而力護法門諸君子，如南京魏梅蓀、西安王幼農、維揚王慧常、江西許止淨、嘉興范古農、滬上馮夢華、施省之、王一亭、聞蘭亭、朱子橋、屈文六、黃涵之、關綱之等諸居士，或私人問道，或因社會慈善有所諮詢，亦時蒞太平，向師請益。至各方投函者，更難計數。則太平蘭若，名傳遐邇，亦自師顯。至民十七年（六十八歲），師因厭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卻覓地歸隱，真達乃與關綱之、沈惺叔、趙雲韶諸居士商，三居士遂將蘇州報國寺，舉以供養；即由弘傘、明道二人前往接管，真達以數千圓修葺，故十八年，師離山在滬，校印各書，急欲結束歸隱時，有廣東弟子黃筱偉居士等數人，建築精舍，決迎師赴香港。師已允往，真達乃以江浙佛地，信衆尤多，一再堅留，終以法緣所在，於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往蘇，即就報國掩關。先是木瀆靈巖，真達請於師，立爲十方專修淨業道場，一切規約章程，悉秉師志而定；三四年來，以舊堂狹隘，不能容衆，正在設法改建堂寮，從事刷新；適師至蘇，與靈巖咫尺，內外施設，請益多緣，而仰承指導，日就振興；靈巖迄今推爲我國淨土宗第二道場者，豈偶然哉！師在關中，佛課餘暇，圓成普陀、清涼、峨眉、九華各志之修輯，及函復弟子學人問法；今四山志已早出版流通，函答諸文，亦已有文鈔續編印行，爲師至蘇以後之所賜者，可

謂恆順衆生，無有疲厭者矣！逮二十六年（七十七歲）冬，爲時局所迫，蘇垣勢不可住，不得已，順妙眞等請，移錫靈巖，安居纔滿三載，孰料智積菩薩顯聖之刹，竟爲我師示寂歸眞之地耶！

師之示寂也，預知時至。二十九年春，復章緣淨居士書，有云：「今已八十，朝不保夕。」

又云：「光將死之人，豈可留此規矩？」逮冬十月二十七日，略示微疾，至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即命召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至關房會談，告衆曰：「靈巖住持，未可久懸。」即命妙眞任之，衆表贊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爲升座之期。師云：「太遲！」改選初四，亦云：「遲了。」後擇初一，即點首曰：「可矣。」旋對衆開示本寺沿革，達兩小時餘，後雖精神漸弱，仍與眞達等，時商各事，恬適如常，無諸病態。初三晚，仍進稀粥碗許，食畢，語眞達等云：「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此後精神逐漸疲憊，體溫降低。初四早一時半，由床起坐云：「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即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云：「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往西方。」說竟，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時許，妙眞至，承囑咐云：「汝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後不復語，只脣動念佛，延近五時，在大衆念佛聲中，安詳西逝。按數日之間，一切安排，如急促妙眞實任住持等，雖不明言所以，確是預知時至之作略，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觀師之一生，自行化他，及臨終瑞相，往生蓮品，當然不在中下。師生於清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時，寂於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卯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靈巖賴師以中興，而得師示現生西模範。時節因緣，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茲謹卜明年辛巳二月十五、佛涅槃月，適師西逝百日之期，舉火荼毘

，奉靈骨塔於本山。

師之落葉歸根，悟證如何，吾人博地凡夫，皆無他心道眼，不敢妄評。惟讀師迭次出版之文鈔，與本年新印之續編，及凡經手流通各書，其提倡念佛，發揮道妙，自行化他，篤實修持之實行，有功淨土，足徵爲乘願再來之人無疑也。凡信願念佛、洞明淨宗確旨之士，當首肯斯言。眞達等隨侍最久、知之頗詳，爰將師之一生行業，略述梗概，而爲之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歲次庚辰臘月初八日眞達、妙眞、了然、德森等頂禮敬述

印光大師略傳

張慧容

印光大師，於夏曆十一月初四日卯時，念佛見佛，蘇州木瀆靈巖寺關房坐化生西，大師具祖師作略，稱四依垂範，其生平以文字三昧宏揚淨土；闡明因果，則有正續編文鈔。其示疾以及坐化，則有護關侍者誌其詳情，不慧無以益焉。今茲所述，聊記師懿德之萬一，然亦可以見師之一般也。

師諱聖量，字印光，陝西郿陽縣趙陳村人，俗姓趙氏，少治儒學，登茂才異等之選，讀程朱書，曾闢佛，遭失明。既而猛省，惟至誠所感，目疾獲痊，遂披閱西來釋典，研討有得。年二十一，發出世心，在終南山出家，具戒後，參南北諸方叢林，並在紅螺山資福寺任苦役五年，其南下卓錫普陀法雨寺也，年方三十有三，時在光緒中葉，居法雨寺藏經樓垂三十年，日閱大藏，禮誦尤勤。方冀終老小隱，不求聞達，無何，徐蔚如、高鶴年二居士先後踵至，索其文刊行示世，名乃大噪。待化緣熟，龍天推出，非無因也。厥後掩關蘇州報國寺，初猶不見客，既而四方縉素，欽德仰風，歸依者衆，乃始在關房延客。廿六年，避戰禍移居靈巖山寺，自住報國，至遷靈巖

，凡十餘年。雖德行日著，聞望日隆，而破衲粗糲，不改常分，灑掃浣濯，垂老躬行。平居無異言，華詞豐語，不出諸口；宅心慈祥寬厚，不忤物；而開示四衆，不問僧俗老幼，貧富貴賤，莫不至誠懇切，出自肺腑。說法不務玄妙，惟期真實受用。凡叩問者，鑒有可以啓發之處，輒諄諄善誘，不辭勞瘁；遇有言行不檢者，雖顯達亦不少假借；而胸無城府，此則師之大悲心流露處也。剛毅近仁，信哉！師從儒入釋，德行文章，驚服當世，生平繩墨自守，終其身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言行不苟，數十年如一日，道貌岸然，望之如鄉黨宿儒，接之若村里老嫗。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人道之深，溯紅螺徹祖而後，唯師一人而已。是非砥德礪行，體用相彰，夫孰能感孚縑素，翕然稱一代僧範無異辭，若是其至者乎！

師生於叔季之世，以出世名賢住持法道者數十年，而裨益世教，格正人心，功效亦著；正續編文鈔，洋洋數十萬言，風行海內外，皆闡揚佛理，發明因果之作，受感化者衆矣。世多視學佛爲消極盲目之人，甚且斥佛法爲無益於世，不知醫世之藥，無過佛法，蓋能醫人心也，惜服之少耳。師今已緣盡入滅矣，畢生事跡，自有當代碩德雄文，特著不朽之作，實異日治僧史之選，迺者不腆之文，雖無諛詞，不假飾然，僅足表讚嘆之忱，未敢云爲傳師也！

時在釋尊示滅二千九百六十七年歲次庚辰一陽月十一，距大師生西七日，皈依弟子鄆縣張有瓚法名慧容拜撰。

印光大師小史

陳海量

印光大師，法諱聖量；常慚愧僧，其別署也。陝西郃陽人，俗姓趙，父秉綱先生。舉三子，

長從龍，仲攀龍，師居稚，幼從長兄讀，穎悟異常兒，鄉里父老，爭譽之。邵陽古曰有萃，昔賢伊尹躬耕其處，故大師諱紹伊，以誌景仰。性果毅，游儒門，力闢佛教，以病因緣，悟世無常，八苦是良師，信然。光緒七年，師年二十一，飄然至終南山，投蓮華洞道純長老捨俗，長老一苦行僧也。八年，掛搭湖北竹溪蓮華寺，寺僧食葷，師獨不食，僧僉中毒，賴師以救。是年具戒於興安雙溪寺，爾後遞隱終南，住太乙峰，曉夕念佛，兼讀契經。煙霞托跡，日月鄰身，時復策杖層巒，危巔宴坐，長空萬里，大地平沉，自是深入法海矣。工於詩，出家後，不復作，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入紅螺山念佛，號繼廬行者以明志。十三年，朝五台，一肩雲水，仍返紅螺。尺香齋畔，追武夢東。十六年四月，之北平龍泉寺司苦役，拾得行堂，髣髴似之。是年冬，行腳東三省，白山黑水，一鉢長征。十七年，返故都，住圓廣寺，孤雲野鶴，相對忘言。十九年，化聞和尚入都乞藏經，請師南下，居普陀法雨寺，一衲之外，身無長物。普陀孤懸海中，空翠醒人，海天佛國，名載華嚴。師居山上，二六時中，唯念彌陀。兩度掩關，空諸色相，影不出山者二十年。會高鶴年朝普陀，獲師文稿，刊於上海佛學叢報。文義精湛，縑素驚異，名士徐蔚如，尤深歎服，遂爲輯集，曰印光法師文鈔。於是讀其文而向慕者日多，皈依弟子遍天涯，一以等心攝之。弘一上人嘗謂余曰：大德如印光法師者，三百年來，一人而已。蓋自雲棲後，法化之廣，未有如大師者。民國十七年，辭普陀山，溯居白華，於一毫端，轉大法輪，一彈指間，三十六載。師既離山，小住申江。十九年二月，飛錫姑蘇，掩關報國寺，叩關求法者踵相接，眞語實語，誨人不倦。二十五年冬，滬上人士，修建法會，請師破關，說法於覺園。萬指圍繞，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二十六年，中日戰作，靈巖山妙眞和尚迎師錫移其寺；神州陸沉，萬方多難，師奮聲疾呼，勉

諸衆生，亂世依怙，惟念普門；鐵鳥翼下，以是獲全省殊衆。客秋，德森上人，復輯師文，都數十萬言，名續文鈔。大師體貌雄偉，道風峻肅，與人語，直剖肺腑，雖達官貴人，絕無假借；弘揚淨土，不遺餘力；善導高風，復見今日。二十九年，農曆十一月初四日，曉雞乍鳴，住世緣息，喚水盥漱。預知時至，跏趺端坐，佛來接引。迨至卯時，遂爾遷化。清涼月隱，大地昏蒙，茫茫苦海，橫渡何從？大師生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辰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越百日荼毘，異色舍利無數。

海量曰：淨土一宗，至清季而式微；自印光大師出，蓮風溥被，有如日麗中天，膺大師教，而生淨土者，其數無量。憶弱冠時，一肩行李，漫遊閩中，於梅山邂逅弘一上人，授我印光法師文鈔，鄭重叮嚀，囑我詳覽。余於佛法，初無所知，讀文鈔後，始起正信，歲月不居，忽忽十餘年矣。無常迅速，生死路險，塵緣縈我，能勿恫心？六道輪轉，九品逍遙，斯二途者，苦樂天淵，何去何從？是在小子之自愛否耳！導師云亡，圓音不作，西瞻安養，忉怛靡窮。

淨業弟子天台陳海量敬撰

印光大師苦行略記

高鶴年

印光大師，關中人也。宿具善根，幼志聖賢。光緒七年，時年二十一歲，發心剃髮於終南蓮花洞，住太乙峰大寺，廣閱諸家教典，達入古今智海。

十二年，朝北五台，至北平紅螺山習靜，一塵不染，萬慮皆空。
十七年，移住阜城圓廣寺，精修淨業，頗有心得。

十九年，南海普陀、法雨寺方丈化聞和尚，赴京頒請藏經，請師往南方，爲法雨常住首座，主理藏經。

二十四年，余二次訪道普陀，道經三聖堂，訪眞達上人於關房，宏筏房拜潤濤和尚，及茅蓬高僧。法雨寺弔化聞長老，與師會晤於化鼎丈室。次早，師略示淨宗信願行修持法，寮房之中，淡薄衣單，外無長物，真是一個清淨僧寶。

二十七年春，師函金山詢余禪學如何？囑往一談。隨至普陀，師已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開示淨宗諸家法要。余好禪學，留談經五晝夜，示以方便多門，歸原無二。是時門風高峻，學者望崖而退。

二十九年春，余函告再朝五台，往終南結茅。師約往一談，留意秦中佛法，囑提倡實行其道，不可虛度光陰。並言及南方飯吃不來，欲回陝西云云。

三十二年，余視察徐、淮、海水災，小住江天念佛樓，師約往普陀休息，常言袁了凡四訓、周安士之因果書，並談末法衆生，障深業重，縱發大心，群魔擾亂，如無善根定力，即被所轉，真可惜也。

宣統元、一、二、三年，師常函詢外方佛法如何？囑提倡淨宗及因果報應。

民國元、二年，狄楚青居士發心辦佛學叢報，余至海上，索師文稿編入叢報，師用常慚之名，印光二字，無人知也。師約同至通慧庵、昱山法師關房，暢談諸家淨土文，沿途皆談因果報應，並言欲皈依我者，決不承認云云。

民國三年春，余仍由五台返終南經冬。民四，修僧尼二座普同塔，二處念佛堂，茅蓬數處。